

■奉人说物

漫话紫云英

阮显平
紫云英,别名红花草、翹摇,俗称草子,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市。过去在生产队,我们常在10月1日的前几天,将紫云英种子和供销社供应的牛骨粉搅拌后,撒播于晚稻田。播完收工,正好可以欢度国庆佳节。

待到次年谷雨时节,紫云英盛放,它红艳欲滴,与绿叶叠着金色的油菜花一起,开遍广袤的田野,

引得蜂飞蝶舞,令人心旷神怡。有童谣唱春天的花儿之美:“油菜开花铺黄金,萝卜开花白如银,草子开花结莲灯,唯有那蚕豆开花黑良心。”儿时,我们还把草子花摘下结成串圈,挂在胸口,当作花环嬉笑玩乐,至今记忆犹新。

紫云英是农家之宝,农民把草子割倒后烂于稻田之中,便成了上好的绿色有机肥料。紫云英“天生冷艳凝青玉,秉性温和绽紫花,待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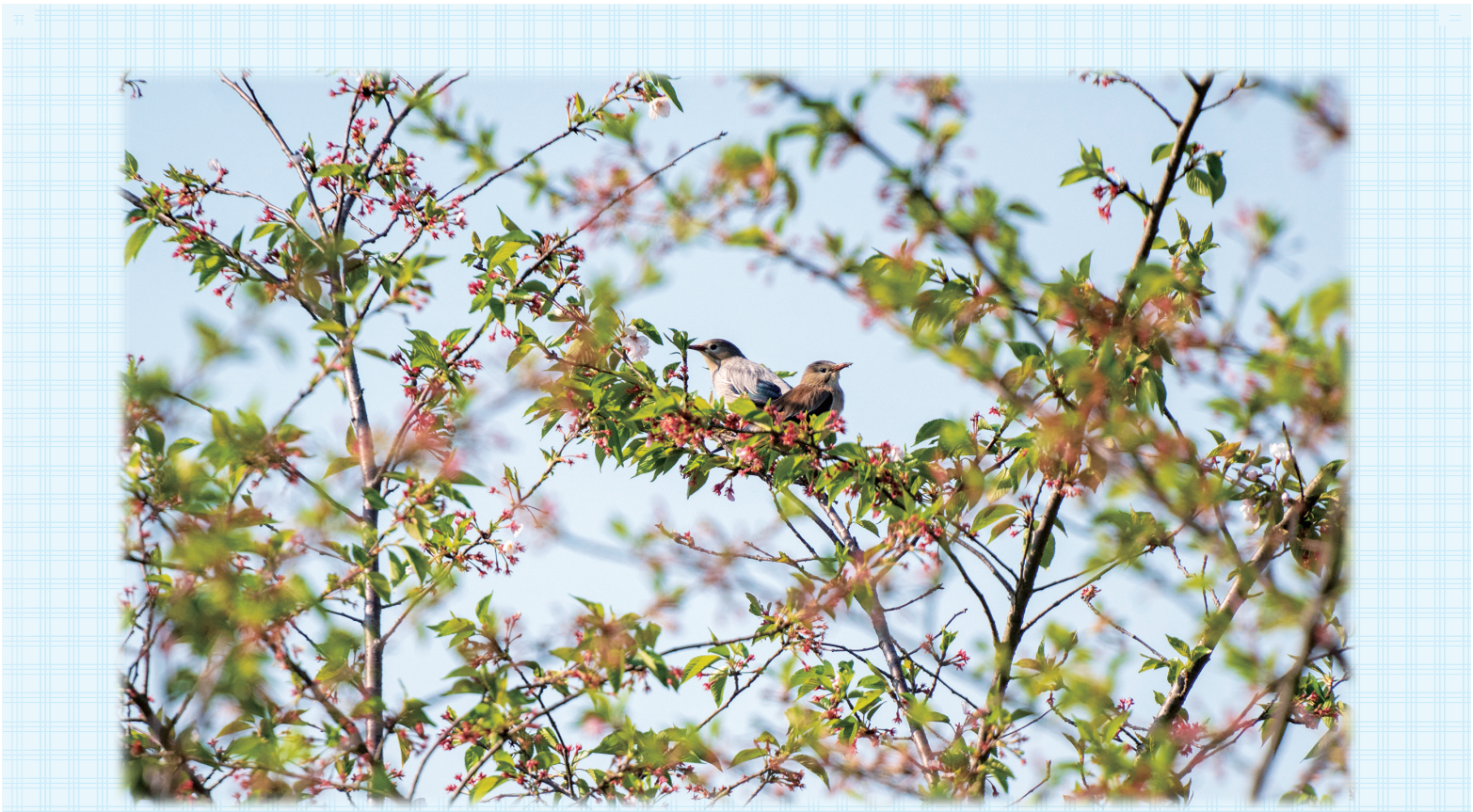
凋零身殉日,肥田济世百农夸”。它在农田生态系统中,对维持氮循环,改良土壤具有重要作用,同时它还是牲口的优质饲料。它的种子可入药,有补气固精、益肝明目、清热利尿之效。

上世纪60年代,奉化因为紫云英标本种植之乡,政府派出有经验的老农民,受聘到广东传授紫云英栽种经验。

在我心中,紫云英有恩于人类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三年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,窘迫的人们在稻草蓬中,找寻剩余谷粒,加工磨粉,与草子拌和,做成“草子馍馍”。对当时的人来说,这简直是“无上珍品”。如今生活水平提高,鲜嫩的紫云英依然是餐桌上常见的春季美味。

晨起,漫步田间,极目远眺,在不远处的紫云英花海中,一座黄色寺院坐落其中。远近景色相映,瞬间让人着迷。



憩息

韩晓霞 摄

■岁月风铃

旧时的春耕生产

夏传德
“早稻不过立夏关”是我们奉化一带农村的“把节”术语,指春耕春插必须赶在立夏节气前完成。春耕生产,并不仅仅是耕地,而是指一系列春季农业生产劳动,包括春耕春插和初夏春花作物的收割等。这里的农活有掠草子、三耕三耙、下秧子、插秧,以及后续的收草子种、拔油菜、割大小麦等。

掠草子
掠草子是春耕的序曲。草子,学名紫云英,是旧时农家水稻田的当家肥料,有机氮肥。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。旧时农家十分重视草子生长,培育草子是农村冬春季的重要农事。

年内撒草子,待到农历三月,草子已很茂盛,并开始开花。这

时,农户开始割草子喂猪,在草子田放牛。接着是掠草子,把嫩绿的草子茎劈断,便于耕田。掠草子的工具是双刃刀,上面装有一米多的长柄。农民经常手拿双刃刀左右开弓把草子茎掠断。这个活需要臂力,半天下来肯定会两臂酸痛。

三耕三耙
旧时春耕,是借用牛力耕耙的。春耕有三耕三耙之说,意为耕三遍、耙三遍。

待草子掠断后,第一次耕田,叫抄头畈,是旱地作业。耕是为了深翻土,耙是为了土地平整。耕好后把水放进,让草子腐烂。第二次是带水耕耙。最后一次耕耙后就可插秧了。

下秧子
旧时有“正月磕瓜子,二月放鹌

子,三月上坟抬轿子,四月种田下秧子”之说。其实这是过去双季稻种植的播种时节,后来种连作稻,下秧子的时间应该在农历三月,否则无法把牢“早稻不过立夏关”了。

孵秧子,就是将谷种浸泡,待充分吸水后,放在箩筐里让它发芽。那时天气还冷,箩筐四周要先铺好稻草,以保持一定温度。待发芽后,把谷种撒到做好的秧板田上。后来有了尼龙薄膜,盖上薄膜以保温。

插秧与麻糍、米鸭蛋
待秧长到15厘米左右,便开始拔秧种田了。种田,就是插秧的俗称。春季插秧,与双夏最大的不同在体感的冷热。比起双夏抢种晚稻的酷热,似乎春插要轻松多了。其实不然,春插自然另有一种感受,那便是冷。

早先气候没像现在这般暖,农

谚有“吃过端午粽,还要冻三冻”之说。可见立夏前,天气还是比较凉的。农民整天泡在冷水里,身体难免受寒,尤其是双脚。

如何驱除身上的寒气,古人想得很周到。旧时种田点心有麻糍、米鸭蛋,这些点心都是和艾做成的,而艾具有驱寒功效。可见我们的祖先是很有科学头脑的。

收草子种、拔油菜、割大小麦
春耕时节,还有草子种要收获。农民用拉把把草子连茎拉起,运到晒场。晒几天太阳后,妇女用木槌敲打,让种子和茎分离,然后把草子种风净后晾晒,用石碾脱粒,待秋后用。

油菜、大小麦也要收割,所以这段时节也是十分忙碌的。好在天气不热,时间也没像双夏时那样紧促。这就是旧时的春耕生产。

■开卷有益

我爱读《诗经》

顾亚萍
读《诗经》是我早就有的想法,只是一直没有付诸行动。前年,因疫情居家,我计划完整地诵读一遍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。相传,它由孔子编纂而成,收集了从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,有“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”一说。

我买的《诗经全编全赏》,收全了305首诗,按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分类,每首诗后面都有注释和赏析。有了注释,我不用查字典,就可知道一些生僻字的读音和词义,自学起来很方便。

“国风”选取了15个地域160首有关百姓生活、婚丧嫁娶等的民歌,纯朴真挚,生趣盎然。我列出计划表,每天学习一首新的,然后再把前一天学过的复习一下,这样持续了两三个月。我诵读《诗经》时,尽管没有像古人那样有七弦古琴相配,但往往读着念着,节奏自然就来了。

诵读和学习的过程是十分愉悦的,我收获颇多。

一是学到以情入景、以景写情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,如《关雎》的热烈直白,《蒹葭》的缥缈迷离。二是看到许多浪漫美好,如《静女》把抽象的男女情感具体化,《鸡鸣》洋溢着平凡夫妻的幸福,特别是《伯兮》中那句“自伯之东,首如飞蓬,岂无膏沐,谁适为容”,讲一个妻子在丈夫出征后,头发乱如飞蓬,并不是没有洗发的膏,而是没有人如她的丈夫那样,值得为他妆容。三是感受音乐节奏和艺术美感。《诗经》多为四言诗,重章叠句,回环复沓,如《樛木》《风雨》等,反复吟咏可感受全诗的艺术韵味。四是了解许多词语和成语的来源。如“邂逅”出自于《野有蔓草》,“投桃报李”“投木报琼”与《木瓜》相关。五是懂得“赋比兴”手法的精妙绝伦,“以彼物比此物”,总让人回味无穷。

《诗经》的编纂时间离我们已经很远了,但其内容离人性很近。《诗经》独有的文化内涵,供给着我们的精神世界,令人百学不厌。

■往事如烟

记忆中的古村

郭烈成
80多年前,我出生在如今的江口街道茗山后村,幼年在那里居住和生活。上世纪50年代初,我参加工作,之后每年会回几次老家,对古村的变化历历在目,感受颇深。

忆及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村庄里住着百余户人家,自古就形成了五条不大规则的弄堂,住房多半低矮,屋连着屋,家连着家。鸡犬之声相闻,话音语声在侧。村民常年过着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的日子。我家住在村子中段,每条墙弄里各居住着数十户人家。除了农忙和雨雪天气之外,总有许多人到外面,背靠墙根而坐。妇人有缝补衣服的,纳鞋底做鞋的。男人有修理农具的,也有做草鞋、搓草绳的。还有的人,边抽烟边喝茶,津津乐道地传播着轶事趣闻。孩子在一旁打弹珠、做游戏、看小人书。这等场面往往很热闹。

有时,会有乡村小贩挑着货郎担,出现在弄堂口吆喝。即刻,便会有几个妇女围上来,拿着鹅毛、鸭毛,换几根钢针或挑选其它中意的小物件。也有小贩前来卖麦芽糖和金柑白糖球,特意站在一群孩子面前,惹得他们垂涎欲滴。大人常拗不过孩子的纠缠,会掏出些零钱,买根麦芽糖塞到孩子手里。这边孩子的吵闹声刚落,那边又一句洪亮的磨刀吆喝声响起。到了晌午时分,三五成群的村民端着饭碗,或蹲或站,享用着不甚丰富的菜肴,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与惬意,吃得津津有味。

转眼80多年过去了,古村换新颜,原本高底不平的狭小弄堂已改建成整齐宽敞的水泥道,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,村前广场还建起了小菜场、老年活动室等。但儿时古村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中,至今令人怀念。

■心香一瓣

总有一束光在照耀

汪知羞
在生命的每个阶段,
总有一束光在照耀,
暗沉沉的夜里,它格外的明亮。

它把绝望变为希望,
它把严冬变为春天,
始终伴着我的光啊,你好!

■生活七彩

退休后学种菜

徐国平
我有几个老年朋友,退休后学着种菜,颇有收获。他们常把种的蔬菜送给我,还饶有兴趣地向我介绍种菜的乐趣和对身体的好处。看着他们红润的脸色、硬朗的身体,感到他们说的是发自内心的体会。据了解,退休后学种菜的“银发一族”有不少,而且队伍还在不断扩大。

攀友老孙学种菜已有六七个年头。他在老家开垦了三分地,种了十多种蔬菜。每当收割时,他就会送一份给我尝尝鲜。从他那里,我了解到种菜的一些情况。他的体会是:开头有点难,边学边实践;乐在活动中,怡情又健身。

老孙是从工厂退休的,过去没有种过地,种菜要从头学起。他向菜园旁的农友请教,从种丝瓜开始。他将土地平整后,在市场上买了几株丝瓜秧种下,在丝瓜藤长到

一尺左右时,搭了个简易的竹棚,让藤须沿着竹杆向上爬。因为是“生地”,结出的丝瓜个头大。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很高兴。但接下来种番茄就没有那么顺利了。番茄快成熟时,馋嘴的乌鸦飞来啄食,要布网防御。时逢梅雨季节,连续几天阴雨后太阳一暴晒,整株番茄萎缩腐烂。他看了电视里的科普节目,才知道这是温湿度太高引起的。他还碰到过蔬菜轮作问题。豌豆是一年生攀援植物,对土质要求较高,同一块土地要四五年后才能再种,否则豌豆长不大,产量很低。他就吃过这个亏,请教了老农才知道。茄子、青瓜、南瓜等蔬菜作物也要轮作,原来种菜也大有学问。此后,他不仅向有经验的菜农讨教,还通过电视、报纸学习有关知识。当他在网上看到南瓜可以人工授粉时,便在引进的小南瓜上尝试。两株南瓜秧结了56个南瓜,个个又甜又粉。

他又引进优质的玉米种子,种出的玉米不仅口感好,还有药用价值。我说:“你快成种菜专家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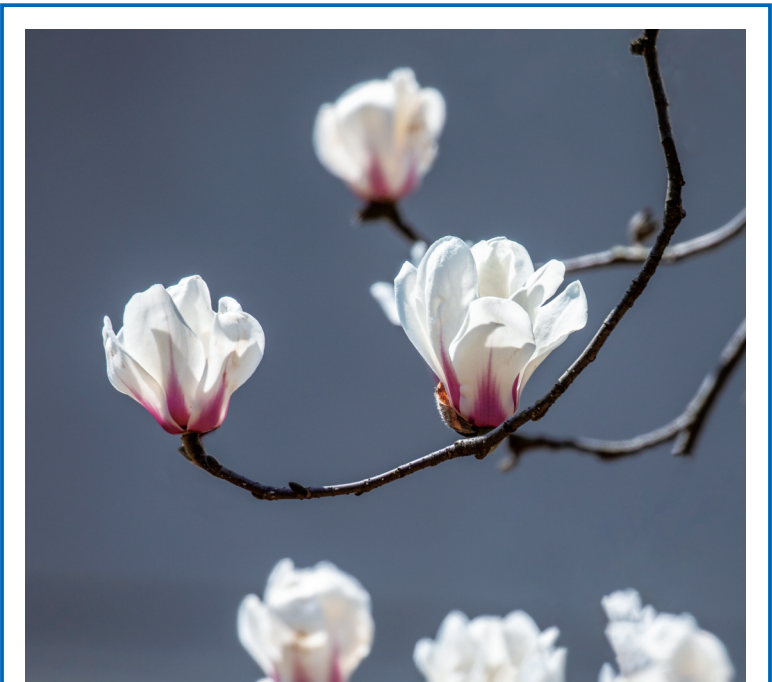
从机关退休的老陈种菜有十来年了。每当朋友相聚时,一提起种菜这个话题,他就意兴盎然。老陈对种菜的经验之谈是“把节”。方言说的“把节”原意指勤快,用在种菜上倒很合适,因为种菜一定要“把住节气”。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”。植物有自己的生长规律,如果错过了时节,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。农谚还有“处暑萝卜白露菜”之说。处暑过后,先种“一点红”萝卜,过一个月后种圆萝卜,再过半年后种“浙大长”萝卜。这样一波接一波,家里吃的萝卜不会脱节。白露后种菜,先种鸡毛菜,以后陆续种青大头、黑油筒、茼菜、黄秧菜还有“北京小杂”。现在有了黑网遮阳技术,可以提前播种。多年的种菜实践,使老陈积累了不少经验,讲起来头

头是道,令人赞佩。

王师傅是与我相处几十年的朋友。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身体壮实,腰板笔直,走路路来“蹬蹬”响,连小伙子也追不上。我问他有什么养生之道。他说:“我不吃保健品,也没有运动,就是坚持种菜。在阳光好、空气好的田野里,翻土、削草、施肥都是‘有氧运动’,晒晒太阳出出汗胜过吃补药。”看来适度劳动对身体确有好处。

我接触的那些喜欢种菜的老年朋友,都把种菜作为晚年生活的一种乐趣。正如一位朋友说,在田间劳作,忘了忧愁、去了烦恼、减了压力,收获时还有成就感。吃着自己亲手种植的无公害蔬菜,安全又“乐胃”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老年人退休后,做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事情,是提高生活品质、促进长寿的有效途径,值得鼓励。



绽放

葛安良 摄